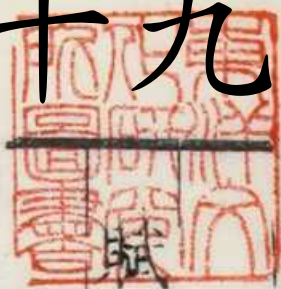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 卷三十九



廣文選卷第一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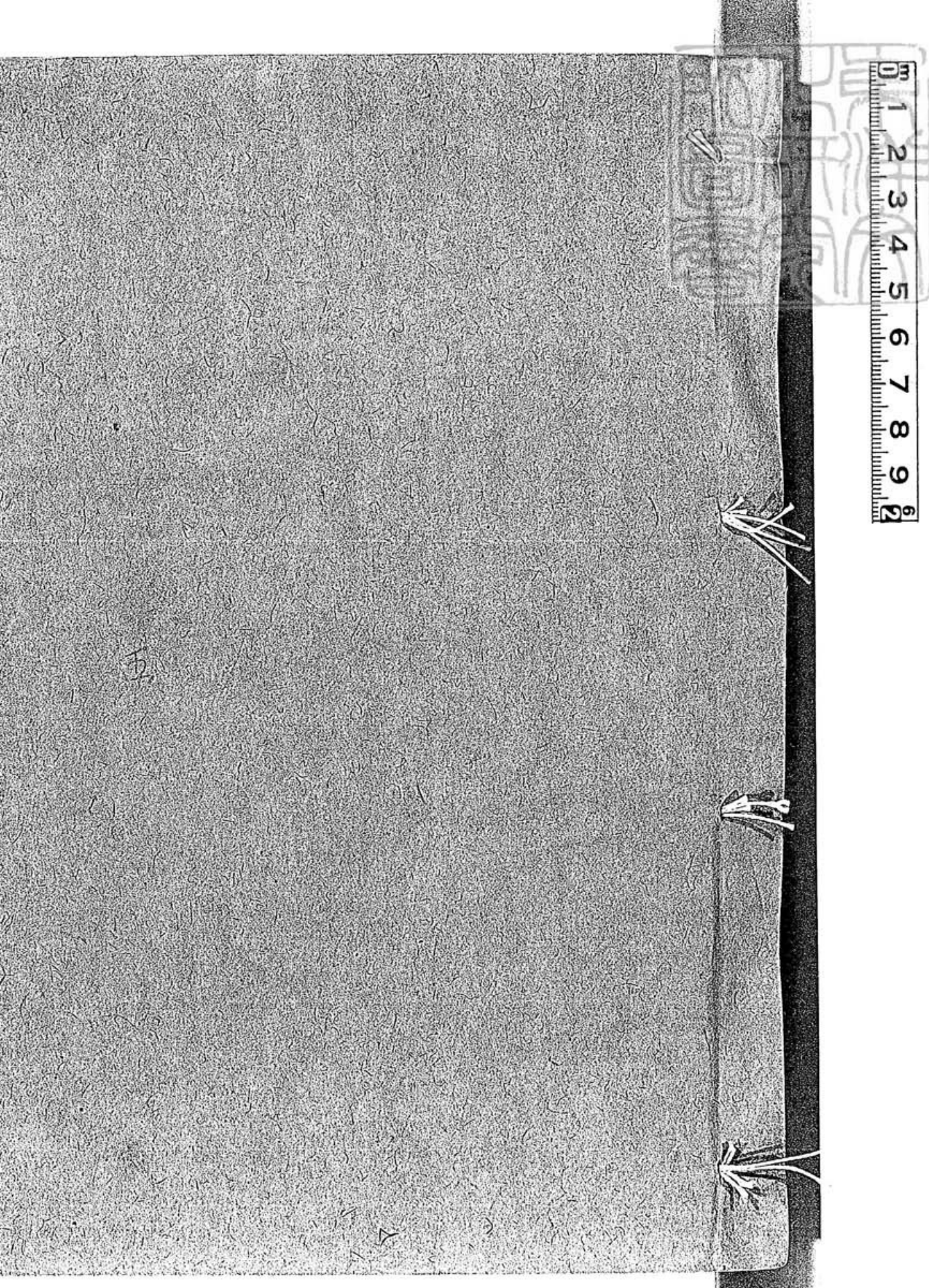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一廣

論時政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  
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  
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



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令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徃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



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及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阨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騁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  
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  
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  
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  
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  
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  
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  
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頰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誠以定地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  
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  
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



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財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復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王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以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  
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  
憊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  
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盤元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盤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媼侵掠至不敬也爲天  
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  
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倒懸  
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  
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王之號而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  
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切料匈  
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  
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  
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





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詭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徧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徧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廢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



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  
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  
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  
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  
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  
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  
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  
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  
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正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習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四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以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  
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  
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  
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  
能相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  
左右早諭教最急數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  
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  
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  
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  
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  
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  
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  
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  
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  
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  
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  
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  
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不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君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髮削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忝迫辱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堊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謗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



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生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莫詭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

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其衆是天下之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患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斃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卹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倉廩也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厯如  
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反者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收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  
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  
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工  
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  
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  
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  
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  
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



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  
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  
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論貴粟疏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  
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  
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  
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  
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  
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經煖饑之於食不待甘  
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  
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  
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  
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空糶肥壤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



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  
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  
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  
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寒  
下之粟必多矣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遊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  
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  
必整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  
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厥壤  
肥饒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  
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  
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  
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  
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  
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  
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  
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



不可不省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江都葛澗校